



稻 田 台 灣 叢 書

鄭成功傳①

鄭成功的日本母親

福住信邦 著

葉珠算 譯



鄭成功的日本母親／福住信邦著；葉珠算譯

——第一版——臺北縣永和市；稻田，民81

面；公分——(稻田臺灣叢書；18)(鄭成功傳；1)

譯自：國姓爺鄭成功の母

ISBN 957-8517-21-1(平裝)

861.57

80004768

稻田台灣叢書018

鄭成功傳①

鄭成功的日本母親

著者／福住信邦

譯者／葉珠算

發行人／孫鈴珠

出版／稻田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4328號

地址／台北縣永和市永安街4巷8號1F

電話／(02)926-2805(FAX) (02)924-9942

郵撥／1348126-8 稻田出版社

印刷／松霖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222巷2弄3號

出版日期／民國81年元月 第一版 第一刷

定價／140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ISBN 957-8517-21-1

稻田台灣叢書 18

鄭成功傳 ①

鄭成功的日本母親

福住信邦／著
葉珠算／譯

1

「啊……城堡……」

在川內峰的山頂上，松庵一邊叼著煙管，一邊望著女兒阿松臉上的表情，這使他吃了一驚。

睜大的雙眸中溢出大顆的淚珠，在惹人愛憐的臉頰上形成淚痕。

她一定從剛開始就一直看著那淡淡的黑煙不斷冒出的城堡。松庵沒料到這不滿八歲的小女兒，竟會有這般驚愕的感受，雖然他也知道女兒過去對這城堡的鍾情，不過，卻沒想到女兒會為這樣的情況落淚。

大約是兩天前吧，他父女二人便從住處紐差里遠遠地看到拖得很長的黑煙。後來，從城堡附近的小鎮來看病的人的口中獲知——

「聽說城堡被燒了。」

如今登上山頂看見仍在燃燒的城堡，連大人松庵自己都不禁悲從中來。

樸素的木綿衣上，披著被日頭曬得烏亮的茶色外掛，慈姑頭的額上滲出粒粒汗珠，這位初老翁（註：比老翁年輕）便是名叫田川七左衛門的醫師，以「松庵」爲號。

另外，穿著像男孩子裝的直筒袖，長髮隨意紮成一把的這個少女，便是松庵唯一的女兒阿松。她腰上所繫的紅色腰帶，大概是全身上下最像女孩子的部分。

山翠海碧。

自然美景一如往常映入眼簾，不同的是，昔日白土築成的城堡，曾和這些景色相互輝映的城堡，今日只餘殘煙梟梟。

多年來一直看慣的城啊！令人充滿幻想的城啊！她有無限親切感的城堡，卻被建造者法印公一手燒毀，在她幼小的心靈裡，無法見到這孕育她童年夢想的城堡最後一面，那種哀傷是何等痛苦，而那種驚愕又是何等難以言喻。

松庵實在無法體會幼女的感傷有多深，不能發一言，而察顏觀色的阿松，卻振作精神，似乎要拂去所有不捨的情愫，大聲叫道——

「再見了，親愛的城堡！」

揮揮手後，便恢復原本開朗的表情，仰頭望著父親笑。松庵心底卻——

「看什麼時候她能理解，再把事情始末告訴她吧……」

他在心裡喃喃說著。

父女兩人各自沈思在自己的思緒裡，也沒多言，低頭默默地繼續上路。

這裡便是平戶島，肥前雄藩松浦家的領地；自阿松出世後，正好是自建自焚城堡的法印公統治的盛世，他乃第二十八代陽公隆信之後。

約五十年前，人稱南蠻人的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的船多在此停泊，而交易之母——中國船，或來自日本本國各地的「朱印船」，也都在此處往返，因此港口盛極一時，城鎮也興盛起來，連城裡一般的道路，都用日本人引以為珍奇的石板鋪成，繁榮之貌，人皆以「西都」稱揚。

沒多久，豐臣秀吉將軍認為這些南蠻人以貿易為餌，實際上卻進行傳播基督教、侵佔領土的詭計，於是頒布「禁教令」，將他們逐漸驅逐至長崎，西歐和日本的貿易集散地遂轉移到長崎。

松庵遷至平戶島是在天正十四年（一五八六年），正好是禁教令頒布的前一年。那時南蠻人正積極地在各處建教堂，為了佈道之便，並開設免費醫療所，他們以優良的西歐

醫學知識及外科手術，創造治療的實績，於是信徒迅速的增加。可是，他們也知道，東洋人有些慢性的疾病，必須採用漢藥方才有效，因此也需要漢醫師的協助，便以西歐醫學教育為交換條件，來招募中醫師，松庵等一些年輕的中醫師便紛紛而至。

松庵被紐差里診所任用時，年方二十。雖然他很快地吸收幾年來傳教師和船醫的新醫學知識，不過，隔沒多久，「禁教令」一下，連他都被驅逐了，教堂中空無一人，僅剩免費診所立在那裡。

這地區遠近的患者如來看病，松庵並不計較對方是否為教徒，一律都施予治療，久而久之形成一施療所，幫助患者治療苦痛。

而鄰里的人也以米麥、青茶、味噌、醬油或魚貝類作為報答，商人或擺渡的則以少許銀兩為回報，因此，勉強可以維持施療所的生存。

自妻子亡故，以一個大男人親自撫育一小女兒的松庵，最近對女兒心靈的微妙處，感到有點迷惑。

阿松完全不識得母親容貌的。當母親在娘家產下自己時，卻不幸因產褥熱而死亡。年紀稍長之後，阿松便對父親問起為什麼自己沒有母親，一聽到父親說到當時的情形，

便——

「爸爸，您是醫生啊！爲什麼沒有醫好她呢？」

不肯罷休地質問。松庵垂下很悲傷的眼睛——

「接生，並不是醫生的工作，而是產婆的工作。當產婆來告訴我，說你母親看來怪怪的，我立刻趕進去看時，已經太遲了……」

阿松從父親的臉上讀到滿溢的悲傷，自此，她便不再提這個話題了。

父女二人和一位施療所的助手老爺爺共三人一起生活，卻從不曾見到他們過得不快樂，一直都以開朗的心來照顧阿松，所以，附近的鄰人也都「小松！小松！」地喚著，非常疼愛她。在她四、五歲之前，一直都在奶媽家或其他同年齡的孩子家長大，直到後來，才漸漸在父親的施療所生活。父親疼愛她之情，時常——

「小松！拿手術刀來！」

「這個拿到藥櫥放！」

他使喚她，而她也很樂意地當小助手，故不知不覺中，這些醫療器材、藥品名稱都背得滾瓜爛熟，變成非常有幫助的小助手。患者們見她個兒小小，卻很勤快地穿梭在施

療所間，皆展顏地稱道——

「小松真是有架勢的女醫師哩！」

而她因被稱讚而受鼓舞，忙得更起勁了。

她的另一生活上的樂趣便是，當父親要到平戶鎮上去批藥時，跟著一起去。主要是因為半路上，從川內峰可望見壯麗的「日之岳城」。

在山頂上，父親稍作休息，阿松邊嗅著筍葉包著的醃梅，邊眯著眼睛——

「哇啊！不論什麼時候看都那麼漂亮的城堡！」

可愛的聲音讚歎著，眼神早已深深為陽光照映下的城堡所吸引。湛藍的海面上，一片松樹翠綠的白土城堡，是給予她年幼心靈夢想的地方。父親靜靜地——

「那座城堡的少主的祖父，自朝鮮戰役歸國後，將秀吉將軍所賜的城堡拆解，遷至浮於海中的平戶島來，重新蓋成這城堡。」

松庵述說這座城堡的由來。

「哇啊！城堡隨著波浪搖晃著呢！」

阿松似乎還想說什麼，「哇啊！」才一出口，便繼續「哇啊，啊松！」地叫著。（註：

日文阿松乃／matsu／，而哇啊乃／ma！／皆以／ma／開頭。）尤其剛剛聽了父親一番話，更是「啊！啊！」地叫起來，對城堡的幻想更加深了一層。

而法印公飲淚燒城的理由，竟是爲了松浦藩的安危。法印公乃豐臣秀吉所寵愛的諸侯，承秀吉將軍之賜，才有這些壯麗的築城建材。今日，和豐臣家爭雄天下的德川家康，一舉戰勝天下，成爲征夷大將軍，法印公只得隱瞞和豐臣家的關係，下鄉隱居，並和兒子泰岳公取得德川家的諒解。而泰岳公不幸於翌年亡故，法印公只得陪年僅十三歲的孫子隆信，穿戴二十歲冠禮的模樣，至京都進見家康公，請求同意隆信繼承家業，於是，爲了避免這座城堡帶來的莫大貿易利益被德川將軍家所嫉妒，只得將城堡燒毀了。

這樣複雜的理由，或許不是年僅八歲的女兒能理解的，因此——

「總之，不燒掉它不行的！」

只有這麼告訴她了。

2

自南蠻人被驅逐走之後，松庵的施療所維持了一段還算平靜的生活，沒多久，紅毛人（荷蘭人及英國人）造訪平戶港，尋求與日本貿易的母港，於是這個地方就再度興盛了起來。

來到平戶港的這些西歐人，雖然帶著本國的醫藥，可是不久，紛紛信賴可以從體質加以改善、沒副作用的漢藥。他們因長期航行於大海中，生鮮蔬菜的不足及海上溼氣重的緣故，罹患壞血病、腳氣病、神經痛、皮膚病等。

「我們這種病，就只有漢藥才有效！」

他們紛紛如此表示。於是，每次靠港，必定造訪紐差里，去找松庵的施療所抓藥。

「解除航海時的痛苦，以便下次出航時有藥好用，真是太愉快了。」

好像一種排遣數個月等待出航的無聊似的，他們不斷進進出出地造訪施療所。

那時，阿松已長大成十三歲的大姑娘了。她好像父親的助手一般，抓藥、調配藥材

等，無所不會。

有些患者因為需要長時間治療，所以當自己敷好藥之後，就到鄰近的空教堂裡住了下來。

而當松庵診察完畢，決定藥方之後，因還得等阿松配藥、抓藥，這些航海員患者，也常會幫忙拿藥，順便解解悶兒。

這些航海的粗漢子，卻是溫和地望著幫自己抓藥的少女靈巧的雙手，聊天也成了打破沈寂的方法。

「我出生的那個國家啊……」

「在我故鄉也有一位同阿松差不多大的女兒喔！」

「我受夠貧窮了，乾脆出海來……」

他們從自己談起，述說著故鄉的種種和停泊港灣的有趣風俗。

阿松有時也和他們一搭一唱的聊著，笑嘻嘻地對他們，他們都很高興，便口沫橫飛地聊得更起勁了。

在這種機緣之下，不知不覺中她學會了這些病患們的母語，可以用簡單的句子彼此

開玩笑。

這位不知母親容貌的少女，經常一副天真爛漫的明亮笑容，站在那裡幫忙父親，真是人見人愛。而她身著樸素卻整齊的衣服，閃動超出她年紀的機敏身軀，一邊爲患者一解說藥的用法，任誰看了這樣的阿松，心裡便生出絲絲的暖意。

紐差里這個地方，會讀寫，精算盤的極其少數，松庵往往在固定時間，向他們學習。阿松也和年紀相仿的少年一起讀書，不過，卻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變成非常淘氣，常讓老師很頭痛，而因她又是唯一的女學童，故也成爲男學童欺負的目標。

當她十四、五歲的時候，阿松就常替父親批藥，往返於平戶之間。

港口和鎮上相距不到一箭之遙，面對外港的黑子島對岸，建有荷蘭人的商務辦事處，而內港的入口處，即龜岡的岸邊，新設有英國的商務辦事處。這使得沈寂一時的鎮上，充滿生氣，從事貿易的商人，港灣事務的聯絡員等等，穿梭其間。

從前一直住在此地的中國人，更添新血輪，人數也節節上升。他們的根據地即在從前派閥的根據地，有二，其一爲自來便仗勢欺人的李旦等一夥，以雄據勝尾岳山麓的印山寺這幢唐式屋瓦的大宅爲本營。李旦乃受第二十五代藩主道可公之庇護的王直の後

嗣，承法印公的援助，一心想握有貿易主權；另一支爲和年輕的藩主宗陽公結合，鄭一官（芝龍）所率領的一官黨。

日本各地派遣來的「朱印船」也因等待風起出航，停泊於此處，使平戶港極其繁盛。當阿松十五歲那年（慶長十九年，西元一六一四年），內外發生劇變。

日本國自大坂城以下，展開陣營，恰逢松浦藩中興，英主法印公亡故，大肆彈壓基督教，逐出中國人的呼聲，也在藩內沸騰不已。

「爲了重整藩內財政，重建雄風，必須將他們的不愛乾淨和懶散一併清除，恢復勤快樸實的藩風來！」

自道可公以來，爲了招攬中國海商，以增進港都繁華，皆採用免征稅金的保護政策。一個世紀過去了，這種免稅政策的弊病逐漸地浮現出來，他們人數日漸增多，城外過半數的房子，都是他們的，但卻連「地價」都征收不到。如果把分文也不能從他們身上賺到的他們趕開，將該處租給日本商人，還可以得到不少的入港稅或營業稅，以豐藩庫呢。

「而且，如果讓這些不乾淨的東西繼續留在這兒，以後再也沒人敢來平戶玩了！」

這樣的主張也的確有它的道理。

的確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都是些沒教養、不愛乾淨、身發異臭的人，而他們竟毫不爲意，放任孩童在街頭或屋簷下大小便，對於愛好清潔的日本人，自不待言，連紅毛人都退避三舍，希望予以嚴重取締。

「其他日本都市是絕對看不到的。」

被這麼一批評，松浦藩的面子更是無處可擺。

「不務正業，僅是吃吃喝喝，這樣對領地內的人民會有影響的！」

隨著港口的繁榮，這城市充斥的不只是流浪的無賴、豪商的食客、跑腿更不在少數。愛好祭拜熱鬧還不打緊，每天不是集在街頭賭博爲樂，便是散漫地曬著太陽，拎著鳥籠，比賽那家的雲雀歌聲美妙罷了。

一想到努力工作，連睡覺時間都捨不得，且每年納稅的本土人民，當然瞧不起他們了。

這提案引起軍部幹部佐川主馬助和財務幹部熊沢大膳兩大派的激烈爭辯。強硬派主張彈壓基督徒，氣焰高張，而官吏派則主張以貿易利益來調整財政，你來我往，難下定論。

「那麼，請主公作裁決吧……」

於是隆信兼採軟硬兩派的意見——

「從事正業者，許其於南奄海角之外側，另建『明川內村』居住；若不願住該處，得至藩所指定之豪商或船主之鎮內租賃居住，方准予留滯此地。」

其餘者則令移其居長崎。

被這突如其來的公佈震驚不已的中國人，待回過神來，怒火不禁從中上升。

「到底從何說起？當初千請萬請地邀我們來這裡，現在，怎有叫人出去之理？」

「好！讓我們看一下倭海賊的實力如何！」

事實上，在他們的船上，早已藏有大砲了。

他們認為只要集合停泊在平戶港的中國帆船，要制服藩的戰力，是輕而易舉的，把所有的船集聚攏並排，砲口向著藩的辦事廳，要斬斷強硬派的羽翼並非困難。

李旦的左右手，以豪勇稱誇的顏思齊首先響應，集結許多親朋好友。

「反正不必表露抗戰的態度，只要以數發砲彈，讓他們噹噹苦頭，我們便可占領藩的辦事處了。」